

民 間 週 報

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



第 二 十 期 中 華 民 國 二 十 五 年 五 月 廿 九 日 出 版

目 錄

抵抗歌

甘心賣國

又是城下之盟

西南通電反對賣國

西南抗日軍先鋒隊抵湖南

墨西哥仇視華人

再談中東路

二叔公講古集

螟虫的形態及驅除法

森林不應該愛護嗎？

中華民族怎樣可以自求解放？

野老話滄桑

開 場 曲

G 調 抵 抗 歌 $\frac{4}{4}$

翻 Love's Old Sweet Song

1 1 1 1 1 | 1·7 7 6 7 — | 2 2 2 2 · 2 | 2. 1 1 2 3 — |

十九路抵抗，槍聲真亮響。中央說抵抗，堂皇在嘴上。

3 2 3 4·2 | 4 4 3 4 5 — | 5 6 7 1 3[#]4.3 | 2[#] 4 5 — |

軍閥的抵抗，乒乓向裏放。政客的抵抗，長期來高唱。

4 3.2 6.7 | 1 7 1 2 3 — | 3 2 1 7 5 6 1 | 7 6 5 — |

湯玉麟抵抗，先請百萬餉。張學良抵抗，且抗且退讓。

$\frac{3}{4}$ 5 6 1 6 | 7 5 — | 5.6 7 4 | 3 — · | 3.4 3 2 | 1 3 — |

目的各有不同，方式也各樣。我四萬萬同胞，

rit

2.3 2 6 | 2 — · | 5.6 1 6 | 7 5 — | 5.6 7 4 | 3 — · |

他日淪斃。我大中華國民，死將無地葬。

3.2 1 5 | 6 — 4 | 3 2 5 | 5 — 1 | 3 2 1 7² | 1 — · ||

這樣看將起來，倒不如靠民衆的力量！

談天說地

●甘心賣國

現在中國的局面，真是危險到萬分了，危險到快要亡國了。

是的，日本的飛機大炮，十分厲害，打得中國軍隊節節敗退

，看看平津不保，華北數省要落於敵人之手。

不是的啊，日兵雖說厲害，但人數太少，只有五萬，中國軍隊，在長城一帶，不下五十餘萬，背城一戰，勝負正未可料。那知中國政府，不曉得吃了什麼狼心狗肺，一道命令，叫前綫各軍一律向後方撤退，日兵即跟踪追擊，將平津取大包围的形勢，可憐中國的兵士，欲死不得，欲戰不能。

這樣一來，華北真是危險了，於是南京政府便大聲疾呼，說是平津人心浮動，華北形勢可慮，非趕緊設法不可。

聰明的賣國政府，借着這個好題目，便大做其賣國的交易，私下與日本訂立條約。（見第十一期談天說地）輕輕易易就把東北四省送掉，反向國人邀功，說同日本和平——其實是投降——是爲了保全平津。

固然東北四省早已入了日人掌握，但在中國未正式承認放棄以前，日本就不能無所顧忌，而且中國隨時可以出兵收復失地。現在與日本訂的條約，簡直明白承認放棄了東北，並且聲明不向日軍反攻及斷絕義勇軍的接濟，從此以後日本可以高枕無憂地去宰割東北的民衆，消滅關外的義軍了。

只要不是糊塗人，大概總知道日本的野心，無滿足的日子。比如得了遼寧，吉林，又侵略黑龍江省，得三省土地，又進佔熱河，得了熱河，又進攻察哈爾。現在雖然接受南京政府的降文降表，暫時不進兵平津，將來野性勃發，難保不席捲華北，深入長江各

省，事有必至，並非我們多疑多慮。

南京政府的眼光，本來早已見到，不過他們全不爲國家打算，澈頭澈尾而抱的是賣國的態度，日本要怎樣，便依他怎樣，所謂「長期抵抗」以及「一面交涉一面抵抗」，全是欺人自欺的門面話。因爲我們從來未看見南京政府「抵抗」，所見到的只是「退讓」；從來未看見南京政府交涉，所看見的只是「投降」。如果真能「抵抗」，那末無論平津怎樣危急，雖剩一兵一卒，也應當繼續「抵抗」，何況平津一帶的中國軍隊，還有五十餘萬！如果真能「交涉」，就不至損失東北的主權。

所以無論南京政府，怎樣說得天花亂墜，來掩飾賣國的罪惡，無如事實俱在，強辯何益？說南京政府是「甘心賣國」，相信南京政府中人如稍有良心的都不能否認啊！

「人之初，性本善」。南京那般人，爲什麼喪心病狂如此？！尋求他們甘心賣國的原因

，有的是想重行獨裁，媚外之後再來對內，蔣介石就是這樣；有的是攀龍附鳳的奴才，想搏取主人的歡心，不惜助紂爲惡，汪精衛，孫科這般人就是這樣。他們的心腸與常人不同，國雖亡了，依然可作亡國大夫，作日本天皇的一等忠臣，而且有的是錢，有的是嬌妻美妾，宮室車馬；祇苦了老百姓，不獨有亡國之慘，而且有家破之禍。

現在唯一的救亡辦法，祇有希望有赤心赤胆的救國偉人出來，領導全國不甘心做亡國奴的將士及民衆，先肅清賣國的罪人，再與日本周旋，那怕中國的力量不如日本，也要與他抗戰到底，到那時雖是國亡家破，也落得一個青史留名，上可以對祖宗，下可以對子孫，並可以免世界各國的笑罵。（致）

●又是城下之盟

天天嚷着「長期抵抗」，彷彿頗有「寧爲

玉碎，不爲瓦全」的決心。然而上海之戰未久，來了個停戰協定，華北的戰雲瀰漫之時，又來了個停戰協定。所謂「協定」，就是中國當局屈辱求和，日本看看條件也可以滿足了，於是答應這要求，暫時不再進攻的意思。苟且偷安，是中國當局的慣性，所以這停戰協定成立以後，未嘗不沾沾自喜，以爲可以歌舞昇平。然而這次又是城下之盟呀！

照這樣的情勢推演下去：如其日本軍閥侵略中國的野心不能稍減，而中國當局依舊是這樣的幾位寶貝，則日軍在中國的領土之內到處挑釁，到處屠殺，中國當局也是到處屈辱求和，到處締結這樣的城下之盟。結果，中國在名義上雖是獨立自主的國家，而實際上領土殘缺不完，主權喪失殆盡，人民也成了日本及其他帝國主義者的奴隸，國既不國，當局諸公的高官厚祿，也未必就是子孫萬世之業。

這樣的城下之盟，實在是亡國滅種的序幕。如其我們不承認這樣賣國求榮的當局就足以代表全國民衆的意志，我們就自動地起來努力于實際的救國運動；如其所謂當局依舊是壓迫民衆，勾結帝國主義，我們就在這救國運動吃緊的時候，撲滅這些帝國主義的走狗，出賣中國的國賊。中國並不是當局諸公的中國，而是全國民衆的中國，當局既竟違反了民衆的意志，民衆就該一致起來推翻這政府，趕走這當局。我們一面固然要攘外，一面也要安內。國賊未除，那是我們的心腹之患。所以我們在反對這城下之盟的今日。同時就要推翻這賣國的政府，實行我們的國民革命。

至于城下之盟，固然是奇恥大辱，然而只要全國民衆一致奮發，日夜淬厲，這城下之盟也許就是復興的朕兆。從前法國的拿破崙以重兵侵襲德國，德國一時不能抵抗，不

得已締結了柏林城下之盟，終于俾士麥的鐵腕之下，雪恥報仇，又以大兵長驅直入法國的腹地，又報以巴黎城下之盟。這在歷史上是有名的事實。中國目前的政府雖在賣國，我們推翻這政府之後，只要實際地圖強奮發，外患是不足深慮的。（雨棠）

於廿五日簽字。

南京政府為維持對日投降的信用起見，故北平公安局已奉軍分會的訓令，出了佈告，禁止人民接濟東北義勇軍，及取締北平抗日會的反日行動。

當條約未簽字之前，日本要求中國軍隊須退出北平若干里，表示誠意，果然，蔣介石部下的一師，于廿四日即先行開拔離平。

最令人痛心的，當何應欽黃郛召集各將領討論維持北平的辦法時，黃何勸各將領忍辱，宋哲元將軍起身反對，主張與日寇抗戰到底，即不幸失敗，亦可告無罪於國人，但他一人孤掌難鳴，結果仍還失敗。

在黃郛北上的時候，西南早已探悉蔣日決定妥協了，所以西南政務委員會于十八日通電世界各國，中國在外國的代表，全國民衆，及前敵各將領，反對南京政府的賣國行動，不承認蔣日妥的協亡國條約。誰知蔣介石

講新聞

○西南通電反對賣國

南京政府藉口平津危急，華北難保，不顧國家的存亡榮辱，命令黃郛出面與日本駐華代辦，

（即代理公使）中山成立妥協條件，內容很秘密，據多方探詢，大概是：（一）中國軍隊退出平津，向長江一帶撤退，（二）劃長城以南六十里為中立區，中日兩方俱不得駐兵，（三）中國應禁止一切排日運動。（如抵制日貨之類）（四）承認滿洲偽國，并取締反滿洲偽國的義勇軍。此項條件，聞

不恤忠告，不顧全國的唾罵，一意孤行，終於向日本投降了。(重)

艱難，亦要北上，將來部隊到達武漢後，再體察情形，才能確定行止。(重)

●西南抗日軍

先鋒隊抵湖南

西南三省聯合抗日軍早已陸續出發了。先鋒隊的十九路軍兩縱隊，廿三日由東昌起程，一路之上，秋毫無犯，所過村莊，居民放爆竹，貼標語，殺牛宰羊，犒勞軍士，真個是軍民協和，師行無阻，已於廿五日行抵湖南郴州。湖南主席何健，亦表示歡迎抗日軍北上，曉諭沿途州縣，妥為招待。廣東抽撥北上抗日的獨立第四師，先後開拔完竣，隨着十九路軍的行程，跟踪前進。廣西的軍隊已集中梧州，大約月底即能全數開拔。

近兩年來，中國旅居外埠做生易做苦工的同胞，常常被人排斥，他們遠離家鄉，旅居異國，終年辛苦，以謀衣食，祇因祖國衰弱，對他們不能保護，任人欺凌，有冤無處伸，有苦無處訴，所以有許多不堪虐待的同胞，返國另謀生活，其餘留在外埠的，也只好得一天過一天的挨下去。

廣州民國日報載，本月廿五日墨西哥國的京城，發生排斥中國人的暴動，在威拉巴拿地方，有三個中國同胞，被墨西哥人私行處死了；芝華花地方也有同樣的事情發生，該地的土人，成羣結隊，手執短棒，打毀中國人的商店，在路上遇見中國人，便肆行毆打，並禁止鄉間的中國人入城賣菜；又在祖

亞力士地方，墨西哥人與中國人械鬥，後由警察出來彈壓，方才平息。

中國駐墨西哥的公使，對墨人欺凌中國同胞暴動事件，已向墨西哥政府，提出嚴重抗議；墨西哥政府答覆，承認保護一切中國人。（任）

●再談中東路

前期曾發表「蘇俄表示決計出賣中東路權」一文，諒為國人所關心！茲從歷史上搜集材料，關於中東路過去之歷史及與我國之關係，並涉及法人方面，甚為驚心惕目，爰誌之於下。

按中東路創辦於一八九六年帝俄時代，資本則由華俄銀行（後改道勝銀行）供給，並另組織中東鐵路公司，經營此事，限定中俄兩國人民，方得入股。該路公司之董事長一人，則由清政府派充，當興工建築之初，中

俄訂定合同，雙方相互遵守，而一切權益之規定，詳載於此合同內。其中重要規定為該路於通車後第三十六年，可由中國備價收買，或於八十年後，俄政府無條件歸還中國。當時中國因國勢已漸衰弱，故該路理事，盡為俄政府所派充，一切重要措施，中政府僅處於附和地位。

該路通車後，營業殊為發展，俄政府覬覦東省富源，乃又極力唆使再辦一鐵路。一八九八年，中俄兩國又訂立協定，添築一鐵路，此鐵路即目前名揚世界之南滿鐵路，為暴日侵華之大本營。南滿路於一九零五年完成，資本亦由華俄銀行供給，及後日俄戰發，俄敗，該路遂入日人之手，而中國受日寇之一切創痛恥辱，以及目前嚴重之國難，均受該路之影響，而俄政府當時慫恿中國，合辦此南滿路，其內幕中之企圖，亦正與暴日今日，抱同一之迷夢也。

一九一〇年華俄與華北銀行合併改組，易名爲華俄道勝銀行，中東路股權，亦轉爲道勝銀行資產之一部。一九一四年歐戰爆發，俄政府出兵參戰，遂不及遠顧此路，我國彼時正好乘機恢復主權，奈北政府計未及此，致貽後患。一九一七年俄國十月革命爆發，推翻帝俄，西比利亞中部，陷入無政府狀態，而中東路亦因此紊亂不堪，日因南滿路關係，亟圖攫奪中東路未成，乃成立一九一八年之中日軍事協定，准許日軍進駐北滿中東路區域，致引起目前出售之事態。

蘇聯政府成立後，於一九一九及一九二〇年曾發表聲明，放棄帝俄時代在華取得之一切非法權益。一九二四年，中俄兩國政府重行訂立協定，解決中東路爭執懸案，該協定第九條規定：「中東路事，須由中俄兩國同意取決，不許容第三者干涉。」一九二六年俄局長利用東路作政治宣傳，我國乃根據

原建築時新訂條約，下令收回，遂有一九二九年之中俄衝突。其後中俄邦交中斷，今恢復未久，中俄正擬進行外交談判，而蘇俄竟有出售與日企圖，殊爲中俄國交前途慮也！

至東京電載，法使馬太爾，爲中東路出售事，往訪外務省有田次官，喚起日政府之注意云云。按中東路雖爲中俄合辦，然實際上法國與此路，固有極密切之關係。一八九五年俄政府在北京創辦之華俄銀行，法人曾投巨資，握有多量之股票，其後帝俄爲籌款遏止革命起見，將大部道勝股票，出售於法人，俄國革命時陷入無政府局面，道勝銀行因此中輟，而法人將此行移設於巴黎經營。一九二〇年我國力爭添補中東路三理事名額，法政府亦曾表示反對，今蘇俄出售該路，法人又出干涉，乃爲其股東利益計也。（飄）

X X X

二叔公講古集 舍侄孫筆記

第十二講 多難興邦

「殷憂啓聖，多難興邦」。這句話，大概看官們都是耳熟能詳的。如其從歷史上考察一下，真能符照這句話，所在多有；而却成反比例的，亦不少數。

二叔公愛國有心，救國無力，眼看今日的國家現況，抑不住滿腔熱憤，想詳說「多難興邦」的理由，也不忍說。惟有借他人酒杯，澆自己胸中塊壘。現在且引滬報振振先生「國難聲中幾個歷史上的教訓」以爲我同胞告！

文曰：

「國家民族已到了最後的關頭了！這一年多喪師失地的事實，使人十分可痛。但是，我願意在這國難極度緊張之

時，提出歷史上幾個沉痛的事蹟，請大家仔細思量，並敬謹地接受這幾條教訓！

第一，是一九一四年，德比利愛其之戰，德國挾最銳利的槍砲，乘最銳利的勇氣，攻比利時以圖法蘭西。比利時祇不過蕞爾一小國，素無戰備，然而比將賚芒，以一師二旅之兵，扼守利愛其的砲台，誓死不退，酣戰數晝夜，德人竟至敗退國境，最後用了四十二吋口徑的重砲，繼續轟擊，經了極大的犧牲，方始奪得利愛其的砲台，比軍全軍覆沒，並無一人生還，可想其抵抗之勇烈了。而比王阿爾倍，更率大兵集中羅文，血戰十餘日，始不支而退，前後苦戰月餘，比京始陷，於是德人預料三日可佔全比，五日可達巴黎的計劃，完全出於意外的失敗了。而法國乃得在此月餘時期

，籌備一切，卒敗德軍，假如比利時也像中國這樣不抵抗辦法，不但她自己國家淪於萬劫不復，就連協約國也被累而一敗塗地了。

第二，是一九一四年德法瑪因河之戰。那時德人正處極盛之時，大兵百萬壓瑪因河以下，法國全國的土地，已去其大半了。巴黎城中，已能聽到砲聲，法政府遷都到包爾都地方，命霞飛將軍，統最後之精銳，爲最後之奮鬥。自九月六日起，至十二日止，雙方兵士，計二百餘萬人，戰線百五十哩，法國全國如狂，市中只見婦女在工作，壯健的男子，無一不到火線去拚命，福煦將軍也奮起加入指揮，那樣出生入死的大戰，爲歐洲歷史上從未會見的一頁。結果，德人竟被擊敗，於是形勢大變，不但法國國魂得以重甦，而英俄比各國亦因而

得救。「爸爸霞飛」的尊號，的確是不愧啊。

以上兩段教訓，是叫我們須奮鬥，勿自餒！就是亡國，也要亡得像比利時那樣的悲壯，最後自能復興。現在再看我們中國近代史上的幾個教訓：

第一，太平天國之役。洪楊軍初達長江時，兵部尙書兩江總督何桂清，慷慨請纓，居然統率大兵，駐守常州，那知洪兵只到丹陽，這位何大帥已經腳底抹油，溜之大吉。城中尙存銀七十四萬兩，米鹽薪油，也很富足，但是何大帥怕死，一概不管，逃到蘇州，又站不住脚，再逃常熟，清廷有旨逮問，那時他沒有飛機，不能遠颺，又不能到上海坐輪船到外國去享福，只好束手就捕。同治元年，刑部定讞，擬斬監候，但是許多紅頂花翎的大官，紛紛上本搭救，桂

清自辯，退出蘇常，是徇司道的公稟請求，詔令會國藩詳查。會國藩上了一疏道：「疆吏以城守爲大節，不宜以僚屬一言爲進止；大臣以心迹定罪狀，不必以公稟有無爲權衡。」於是獄定，何桂清坐斬立決，將士聽了，大家興奮用命，滿清竟得中興，延續了四五十年的國運。

第二，是道光二十年鴉片之戰。英人直攻鎮海，提督余步雲，守招寶山，畏死不戰，誓師之日，以腿疾辭不參加，英兵到了鎮海，各路官兵死戰，而余步雲一炮不發，反令屬吏到英艦議和，不成，逃到甯波，再逃上虞，於是清廷大怒，立將這位不抵抗將軍，抓到北京，刑部一訊之後，卽行正法，人心大快。這兩段是教我們明紀律，嚴賞罰，士氣自會振作，倘像現在這種樣子，只

消下野通電一發，天大罪孽，便可一了百了，那還成什麼國家？！

又最近百年以來，中外每經戰事，常有許多大將爲壯烈的犧牲。如鴉片之戰，有總督裕謙的自盡，提督關天培的戰死。甲午之役，有鄧世昌左寶貴的死難。乃至於庚子之役聯軍到了京師，一班士大夫，很多仰藥自盡的。雖然已無濟於國難，但畢竟還存一點「氣節廉恥」，這四個字便是一民族復興的基礎；若像現在，能不投降敵人的，已算難得了。

朱子橋先生很感慨地說過：「軍官有了兩萬塊錢以上的財產，就不願打仗了。」九一八以來，既沒有賞罰紀律，不會聽見鎗決一個半個畏葸債事的將官，又沒有氣節廉恥。除了宋哲元孫殿英以及十九路軍外，不會聽見有奮勇抵抗

甯死不退或是被擒罵賊不屈而亡的。但如此，東北方面反而充滿了漢奸國賊，像這樣國家，真是不亡何待！我們看了上面幾個歷史教訓，作何感想呢？」

● 螟蟲的形態及驅除法

○ 小 常 識 ○
螟蟲有三種，這三種螟蟲，是因着每年卵化的次數而定名。大約一年產卵一次的叫「單化螟」；產卵二次的叫「二化螟」；產卵三次的叫「三化螟」。

螟卵的形狀，係黃色或無色透明的小小的東西，螟的幼虫，便由那細小的卵兒孵化出來。幼虫由卵孵化後，通常叫做蛆，常潛居於稻莖上面。逐漸侵入稈內，咬爛植物的導水管，稻莖就缺乏吸收水分的能力，莖葉漸呈白色，稻穗也不能結實，而至枯稿。

如果我們拔了一根有蛆的稻苗，細心考究一下，便可見到莖上有很多細粒狀的東西，這些，就是幼虫的排洩物或被咬碎稻莖所遺留的渣滓。

幼虫由卵化經過了十餘天之後，便化成爲蛹，再由蛹變成爲小小的飛蛾，日間藏匿稻叢中，到夜間便飛了出來，向田野間產卵，以備蕃殖牠的種類。

螟虫是農家仇敵，必得要設法驅除，驅除的方法有數種：

(一) 除成虫法：在田間設置誘虫燈，放置于盛滿石油乳液的器皿中，等到晚上，把燈點起來，螟虫即投集燈下，便爲石油乳液所溺死。

(二) 除幼虫法：可用火油，砒粉，除虫菊粉等殺之。其方法可參照本報第三期本欄稻苞虫除法甲·乙·丙·三項，茲不贅述。

(三) 除虫卵法：想除附着稻種的虫卵，

要把稻的種子，用鹽水或稀薄硫酸銅溶液（西藥房不賣，這種藥可代替鹽水）浸沒，經數小時後取出，可以殺滅虫卵生殖能力。最近美人常藏稻種子堅固的穀倉中，散噴流化炭，或二養化硫氣薰死之，收效更大。其次稻田附近荒草腐敗樹木，尤宜特別留意焚燬之，因為螟虫常匿避那些地方，我們不要留着餘卵而遺後患。（鄉）

●「森林」不應該愛護嗎？

森林和農民的生活，發生很大的關係，我國以農立國，對於森林的保護，更應特別注意。森林除了火災和其他天然災害以外，因為我們同胞的智識太淺，對於森林的利益，總沒注意到，所以常常爲了個人的利益起見，就不惜破壞大眾的利益。現在且列幾種在下：

一、偷砍：

大概是我們貴國人的自私

心太盛吧！不然，爲什麼偷伐樹木的風氣，好像是公開的秘密，常常的明火砍樹，而且有時會把才長了不大高的細枝也伐取，他們不知道森林對於農業上的利益，拚命地偷伐，結果是農田因無森林的庇蔭，山野少樹木，也就容易變成水災或旱災。

二、耙取落葉：

這大概也是一種公開

的勾當罷？如不信，我們常常可以看見三五成羣的拿了竹耙，排了竹籬在地面上耙取松毛及其他的落葉枯枝，拿回家去當柴燒。不知道他們所得的利益不多，然而對於保護森林的影響却很大。因為這些松毛和落葉覆在地面上，可以使地面保持相當的濕氣，防土壤乾燥，土沙流失，而且可以逐漸腐朽，變爲樹木的肥料。所以耙取落葉也應當禁止的。

三、剷草皮：

草皮可以保護土地的溼

氣和土砂，假使沒有了草皮，那麼這地方便

容易乾燥，難于種植了；而且雨水沖洗，無所遮蔽，土砂容易流失，樹木難以生長。所以剝草皮的習俗慣也要制止的。

四、迷信舉動：不知爲什麼迷信的舉動，好像是中國人的天性，什麼大樹，三角石，屋角都要叩拜惟謹似的。尤其于風水這牢什子，廣東人更像着了魔似的，卽有識之士，也難免此。常常因爲信風水先生的吹牛，說某地是龍脈，某地又是什麼，於是有財有勢的人們便不惜經之營之，以爲後代子孫積福，實際上他自己作惡萬端，反想求靈於無知的山土，橫豎他有的是作孽錢，多化幾個沒關係。然而却因此而損失多數林木，年年拜掃時，還要焚燒冥鏹，設不幸而引起火災，那就爲害不淺了。（老農）

中華民族怎樣可以自求解 放？

中華民族被帝國主義者壓迫，一天嚴重一天；現在日本帝國主義者，還拿着飛機大砲向着我們轟炸！假使我們不願意做亡國奴，我們就要尋求一個解決的方策。可是我們怎樣去自求解放啊？孫中山先生也曾說過：『我們要結成大團體，便先要有小基礎……我們中國可以利用小基礎，就是家族團體，此外還有家鄉基礎。……中國照此做去，恢復民族主義，比較外人是容易得多，因爲外國人是以個人爲單位。……由個人放大便是國家，在個人和國家的中間，便是空的……中國個人之外，注重家族，……當中是很實在的。如果用宗族爲單位，再聯合成國族，比較外國用個人爲單位，當然容易聯絡得多。』（見民族主義第五講）

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又說：「國民黨努力以求中國民族之解放，其所恃爲後盾者，實爲多數之民衆，若智識階

級，若農夫，若工人，若商人，是已。蓋民族主義對於任何階級，其意義皆不外免除帝國之侵略，其在實業界苟無民族主義，則列強經濟的壓迫，自國生產永無發展之可能。其在勞動界苟無民族主義，則依附帝國主義而生存之軍閥及國內外之資本家，足以蝕其生命而有餘，故民族解放之鬥爭，對於多數之民衆，其目標皆不外於反帝國主義而已。帝國主義受民族主義運動之打擊，而有所削弱，則此多數之民衆，即能因而發展其組織，且從而鞏固，以備繼續之鬥爭。……吾人之當努力贊助國內各種平民階級之組織以發揚國民之能力，蓋惟國民黨與民衆深結合之後，中國民族之真正的自由與獨立，始可有希望也。』以上二段都是中華民族自求解決的方法。

。（老鶴）

×

×

×

通俗文學

野老話滄桑

老太婆從前線回來，一路之上瀏覽風景，談古論今，不知不覺的離蘄州已經不遠。走到一個小村鎮，四面環水，名叫馬伸橋。老太婆來的時候，曾在這地方吃過飯。油煎肉包子，白水臥果兒，野餐野味，也很新鮮別致。橋前有一座廟，同行的那位土老頭兒用手指着說：「老太太！你看見那座廟了沒有？那廟是三義廟。在那廟裏會出了一件大事。」老太婆問他：「什麼大事？」他說：「在五十七八年之前。那時候，小老兒纔滿月。老太太！還沒有你呢！正當同治皇帝因為御駕賓天，沒有兒子，照例應當過繼，可是他母親西太后十分嚴惡，立了光緒皇帝，算是她自己的兒子，繼承咸豐皇帝的大統，不爲同治立後。她的目的自然是爲掌

權，因為太老太太名義雖然很高，實際不能管事。有一位八股老先生認為不當，他仿效古人尸諫的辦法，在這廟裏服毒，遺疏代奏，以一死泣請懿旨，預定大統。這位老先生

姓吳名可讀，甘肅皋蘭人，官至吏部主事，可算是個硬漢，可恨西太后認為天下是她家的，不許旁人插嘴。可歎滿朝文武都是些混飯的奴才，事前不敢出半口氣，事後還要大拍其馬屁。可憐吳可讀白白掉性命一條，死了之後，還被人教訓一頓，所得的利益僅僅是「交部照五品官例議卹」而已矣！那吳可讀就埋葬在這馬伸橋附近，離此不遠。如今年頭摩登，以死爭大統的傻小子是沒有了，祇見上上下下！朝朝暮暮，爭看登廣告！」

那士老頭兒歎了一口氣。老太婆也歎了一口氣，並且說：「這封建社會的豪強頗為可敬。如今年頭難然摩登，相類似的人物仍然可以找到。吳佩孚恢復舊國會的時候，老國民

黨的徐清和，抬棺材進象坊橋，他說要以身殉法統。象坊橋可與馬伸橋比美，三義廟與羅漢堂爭光，無獨有偶，猗歟盛哉！」

馬伸橋離薊州三十五里，不用半點鐘就看見城門。薊州在唐為漁陽，唐詩上所謂「漁陽鼙鼓動地來，驚破霓裳羽衣舞」就在這個地方，乃是北方重地，規模很大。我們來的正巧，那天正是「集市」，城裏街上，人煙稠密，十分擁擠，一個肩膀摩一個肩膀，一個嘴唇對一個後腦勺子，在車上祇看人頭攢動，恍來而又恍去。街道兩旁擺浮攤賣東西的更是一個接一個：有的賣繩子，有的賣布帶，有的賣鋤頭犁頭，有的賣菜子花子。黃白乾粉堆積如山。大蘿卜白菜載滿牛車。半隻豬一個片子，掛在木槓之上。二尺半大全羊懸在橫樑中間。心哪，肝哪，肺哪，大腸小腸哪，血淋淋的陳列大案，飽餐飛塵黃土。此外就是帝國主義的煤油，洋燈罩，卜

內門肥田粉，和大嬰孩牌香烟了！

買東西的人都是些老鄉民，平東叫「老趕」，東北叫「白帽盔」，北平以前叫「怯八義」，現在叫「噹噹」。一個個頭戴毡帽，身穿藍布齊肚小棉襖，足下大酒鞋，鞋底子翻翻着，從頭到腳遍身黃土泥。

我們有些肚餓了。下車進小飯鋪，熱土炕上盤脚一坐，彷彿請姑奶奶似的，吃起來了。所吃的無非是烙餅，灘雞蛋，叉子火燒夾醬肉，末了又是高湯臥果兒。四個人居然吃了一塊多錢。老鄉民看我們也是「老趕」，當老趕祇有低頭任敲而已。

吃飽之後，那同行的土老頭兒又說：「這薊州是大地方。城裏一座大廟叫極樂寺，有李白親題的「觀音之閣」四個大字。城外翠屏山是楊雄石秀殺死潘巧雲的屍場。南門裏有座酒館，叫舞鶴樓，當年楊雄石秀二位弟兄在此吃酒，石秀把潘大娘子的戀愛秘密

報告楊雄，分別之後，是非就出來了。如今那潘家還有後人呢！」

老太婆點點頭說：「好。石三郎也算是封建社會的豪強。可是到現在，潘巧雲的革命已經成功，石三郎早被打倒了！」

(老太婆)

編輯者：民間週報社

發行者：民間週報社

總代理及
通訊處：廣州財廳前圖書消費合作社

出版期：每逢星期一

價目：每冊零售銅仙三枚

印刷者：廣州培英印務公司



口
動物園

馬 斑

雀 孔 白



袋
鼠



猩猩

